



長眉真人

还珠楼主◎著

民國志陝小說典藏
水說典藏
大庫
民國志陝小說典藏
大庫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还珠楼主卷

長眉真人

还珠楼主◎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眉真人 / 还珠楼主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1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还珠楼主卷)

ISBN 978 - 7 - 5034 - 6878 - 0

I. ①长… II. ①还… III.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3089 号

点 校: 裴效维 周清霖 李观鼎

选题策划: 马合省 责任编辑: 薛媛媛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2 字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3.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还珠楼主小传

还珠楼主，原名李善基，后更名李寿民；笔名还珠楼主，晚年又改笔名为李红。四川长寿县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同胞兄弟中排行老大，在叔伯兄弟中排行老七。李家世代为官。其父元甫，进士出身，光绪年间官至苏州知府，为人清廉正直，厌恶官场肮脏黑暗而弃官归里，设馆授徒。其母周家懿，四川成都人，也是大家闺秀，知书通文。由于父母教子严厉，李寿民又聪明过人，三岁开始读书习字，五岁便能吟诗作文，七岁能写丈许长对联。九岁时更写出了五千言的《“一”字论》长文，被誉为“神童”，并获得了长寿县衙颁发的“神童”匾，此匾高高悬挂在李家祠堂。可知李寿民具有惊人的天赋且受到良好的家庭启蒙教育，这也是他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基础。不幸十二岁丧父，家道中落，家计难以维持。其母携带李寿民及两弟、一妹，顺江而下，至苏州投奔亲友，幸得其父之门生故旧慷慨周济，勉强度日。李寿民也得以就读于著名的草桥中学（今苏州第一中学），学习成绩一直高出侪辈，名列前茅。

在此期间，李寿民坠入了初恋的情网。恋人名叫文珠，比李寿民大三岁，为邻右之女。虽非绝代佳人，却也相貌清秀，性格温柔，尤善琵琶弹奏。李寿民爱听文珠弹琵琶，文珠则爱听李寿民摆四川“龙门阵”。一来二往，两小无猜，爱苗在不知不觉中茁壮成长。然而这段恋情却只见开花而未能结果。原因在于李寿民家境贫寒，又是长子，故从二十二岁起，便不得不停止学业，为养家糊口而开始浪迹江湖。起

初尚与文珠有鸿雁传书，渐至鱼沉雁杳，后才得知文珠竟然沦落到烟花柳巷。这是李寿民的终生之痛，致使他在很长时间内不作燕婉之想。据说他的小说《女侠夜明珠》，就是为纪念文珠而写的。

李寿民的首个落脚点是天津，而天津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不仅使他找到了终身伴侣，而且成为他作家生涯的起点。李寿民初到天津，经人介绍，充任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的中文秘书，因其才气横溢，中文功底深厚，深得傅作义赏识。傅作义的英文秘书为段茂澜，是留英学生，与李寿民一见如故，义结金兰。由于李寿民生性散漫，不惯军旅生活，且性格强傲，不肯唯命是从，有时甚至敢于顶撞上司，故不足一年，便拂袖而去，据说还留下一首打油诗，对傅作义冷嘲热讽。傅作义也有过人度量，一笑了之。此后李寿民的职业很不固定，做过宋哲元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秘书，天津《天风报》的编辑、记者，还为名伶尚小云写过剧本并结为金兰之契，又曾以“木鸡”（取意于典故“呆若木鸡”）和“寿七”（“寿”指长寿县，“七”指排行老七）的笔名发表短文，接着又进入天津邮政局，当了一名小职员。由于小职员的薪金微薄，不足以养家糊口，又经人介绍，兼做天津大中银行老板孙仲山公馆的家庭教师，为其子女教授国文和书法。不料这一来，却给李寿民带来了桃花运，成为他一生的一个转折点。

孙仲山是一个暴发户，他与李寿民为小同乡。当李寿民进入孙公馆时，正是孙仲山生意的鼎盛时期，其大中银行在全国十三个城市开有十三个分行，其带花园的洋房豪宅在天津英租界马场道占地达二十余亩。孙家二小姐孙经洵，比李寿民小六岁，虽貌不惊人，但温文尔雅，气度非凡，性格坚强。起初，李寿民因初恋的隐恨未消，心如止水，对孙经洵并未在意；而孙经洵乃大家闺秀，对于李寿民这个憨厚的老师，也没有一见钟情。然而不知为什么，两人之间好像有一种无形的引力，既搅动了李寿民止水般的心境，也搅乱了孙经洵小姐矜持的芳心。他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同时陷入了情网。

那时正值民国初年，社会风气虽然有所开放，但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因此他们的恋爱仍如张君瑞与崔莺莺那样，只能在暗中进行。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恋情终于被孙仲山发现。孙仲山首先以

“门不当，户不对”以及“师生相恋，败坏家风”来训斥女儿，结果无效；然后又以“只要李先生与小女一刀两断，要多少钱不成问题”利诱李寿民，又遭到李寿民严词驳斥。于是孙仲山便下了个杀手锏，将李寿民炒了鱿鱼，以为如此便可斩断这对恋人的情丝。

然而爱情犹如燎原之火，是很难扑灭的。他们居然想出了一个传递情书的绝妙办法：双方将情书用橡皮膏贴在孙仲山上下班乘坐的汽车号牌后面，李寿民等孙仲山上班后到大中银行门口取信，孙经洵则在孙仲山下班回家后取信。孙仲山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专车倒成了女儿与李寿民的邮车，自己也被迫当了一回红娘。终于有一天，事情败露。孙仲山自然怒不可遏，一个耳光将女儿打倒在地。这一耳光不仅没有打消孙经洵婚姻自主的决心，反而打得她离家出走。

孙仲山在气走女儿后仍不善罢甘休，必欲置李寿民于死地。他仗着财大气粗，买通了英租界工部局，将李寿民投入监狱。幸亏段茂澜精通英文，李寿民又未犯法，经段茂澜从中斡旋，李寿民便获释放。孙仲山一计未成，又施一计：以“拐带良家妇女”的罪名，将李寿民告到天津法院。1930年11月的一天，法院开庭审判。因为案件属于桃色事件，被告人又是大中银行老板，故记者云集，法庭座无虚席。但孙仲山不敢出庭，派其长子孙经涛作为代表。当审判到关键时刻，孙经洵突然出庭做证，大声说道：“我今年二十四岁，早已长大成人，完全可以自主；我与李寿民也是情投意合，自愿结合，怎么能说‘拐带’？”此话一出，全场哗然。本来就同情妹妹的孙经涛，更是无言以对。于是法官当即宣判李寿民无罪。此案在当时的天津曾经轰动一时，家喻户晓。李寿民后来即以此事为素材，写成了小说《轮蹄》（又名《征轮侠影》），这也是李寿民唯一的一部言情小说。此案虽了，但翁婿之间的怨恨却终生未解，互不往来。据说《蜀山剑侠传》中那个生相丑恶、专吸人血而神通广大的绿袍老祖，就是影射孙仲山的，足见李寿民对岳丈的怨恨之深。

李寿民为了与孙仲山赌气，也为了报答孙经洵坚贞不渝的爱情，发誓要办一场体面的婚礼，因此在官司打赢后并没有马上成婚，而是想方设法赚钱。直至1932年2月5日，李寿民与孙经洵才正式结婚。

婚前孙经洵特至医院做了妇科检查,证明身为处女,并登报声明。新居选在天津日租界秋山街,尚小云赠送了全套家具。婚礼采用西洋式,相当隆重,主婚人为段茂澜,为新娘执婚纱者为袁世凯的孙女袁桂姐(后来认为义女)。婚后不论生活多么坎坷艰难,夫妻始终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并养育了七个子女。李寿民为了感激至友段茂澜,七个子女的名字皆用段茂澜之字“观海”中的“观”字,即观承、观芳(女)、观贤(女)、观鼎、观淑(女)、观洪、观政(女)。

1932年是李寿民时来运转的一年,在这一年,红鸾星和文昌星同时在他头顶上高照。新婚不久,天津《天风报》老板鉴于他曾在该报做过编辑和记者,又不时发表短文,文笔优美动人,便请他写一部连载小说。李寿民虽未写过小说,却自信可以胜任,于是一口答应。写什么呢?他立即想到了武侠小说。首先,武侠小说在当时的北方大行其道,十分流行;李寿民也耳濡目染,十分熟悉。其次,李寿民从七岁起,三上峨眉,四登青城,总共在山上生活过一年半,对这两座名山的一丘一壑、一涧一水、一草一木、一观一寺,无不了如指掌,并做过详细笔记,画过游览草图;同时结识了不少和尚道士,听了不少新奇故事,还学会了练功练气。这一切都是武侠小说的极好素材。那么使用什么笔名呢?李寿民觉得“木鸡”只是自我调侃,“寿七”又有点粗浅,一时委决不下。这时孙经洵说话了:“寿民,我知道你心中有座楼,那里面藏着一颗珠子,就用‘还珠楼主’作笔名吧。”“还珠”既是一个典故,又暗指李寿民的初恋对象文珠,可谓妙不可言。李寿民既佩服爱人的才思,又感激她对自己的理解。因此从当年的7月开始,便以还珠楼主的笔名,在《天风报》上连载《蜀山剑侠传》。不料作品一经发表,《天风报》的发行量便直线上升。不久,天津励力印书局(后改名励力出版社)又将该书结集出版,销售依然火爆。于是还珠楼主一鸣惊人,文名鹊起。从此一发不可复收,此书断断续续写了近二十年,总字数将近五百万,还没有写完。《蜀山剑侠传》一炮打响后,又陆续推出了《青城十九侠》《蛮荒侠隐》《边塞英雄谱》《云海争奇记》等,皆大受欢迎。

李寿民为了更大的发展,便带着天津给他的两大礼物——终身伴侣和作家名望,移居古都北平,并置了房产,成为职业作家,作品源源

不断地问世。除了续写在天津的未完之作外,又陆续推出了《轮蹄》《皋兰异人传》《天山飞侠》等。至日寇侵占北平时,李寿民已经推出了八部小说,成为一位享誉平津的著名作家了。然而正是由于他的名声,为他带来了一场灾难。先是汉奸周大文请他出任日敌电台伪职,被他一口拒绝。接着,时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的周作人亲自出面劝驾,仍遭拒绝。事有凑巧,有徐姓出版商看准了出版李寿民的作品可获厚利,欲将其出版权从天津励力出版社挖过来,也遭到了李寿民的拒绝。姓徐的一怒之下,便托其为日寇当翻译的亲戚,在日寇面前诬陷李寿民为“重庆分子”,加上李寿民两次拒绝出任伪职,于是被日寇投进了牢狱。在狱中的七十多天里,李寿民受尽了各种酷刑,如鞭笞、灌凉水、用辣椒面揉眼睛等。李寿民的获释也颇有戏剧性,除了孙经洵四处求亲托友斡旋外,还与他精通卜卦有关。一个日军大佐请李寿民为其算卦,竟算得丝毫不差。加之日本人又找不出李寿民为“重庆分子”的任何证据,才被释放。李寿民本来颇通气功,身强体壮,经过七十多天的酷刑折磨,身体几乎垮掉。其视力损伤尤为严重,以致后来只能写大字,不能写小字,创作全凭口述,由秘书记录。

李寿民出狱后,略作休养,为了躲避日寇和汉奸的再次迫害,便只身逃到上海。上海人本来热衷于言情小说和社会小说,所以此前李寿民的小说只在北方流行,在上海少有读者。因此李寿民初到上海时,仅靠卖字糊口,无力养家。后被颇有眼光的上海正气书局老板陆宗植发现,为他安排了住处,请他继续写作,并约定由正气书局全权出版。于是李寿民迎来了第二次创作高潮,除了续写平津未完之作外,又推出了二十几部新作,如《武当异人传》《柳湖侠隐》《峨眉七矮》《蜀山剑侠新传》《冷魂峪》《北海屠龙记》《虎爪山王》《黑孩儿》《青门十四侠》《关中九侠》《万里孤侠》《蜀山剑侠后传》等。一向热衷于言情小说和社会小说的上海人,像突然发现了新大陆一般,一下子迷上了李寿民那充满了奇思妙想的新神魔小说和新武侠小说,以至出现了“还珠热”的盛况。李寿民在上海的知名度不仅超过了平津,而且盖过了所有上海作家。由于他的小说都是边写边分集出版,所以每当新作一出版,书店门口便会排起长龙。他的巨著《蜀山剑侠传》还被改编为京剧连

台戏,在大舞台久演不衰。由于作品广受欢迎,供不应求,李寿民子女又多,家累甚重,不得不同时口授几部小说,每天都在一万字以上。而各部小说的众多人物和故事(如《蜀山剑侠传》有上千人物和上百故事)却井井有条,纹丝不乱,这不能不令人佩服其才情出众,思维敏捷,记忆力惊人。这种巨大的压力使他染上了烟霞癖,成为他后来生活的一大祸害。

直到抗战胜利后,社会初步安定,李寿民的稿酬也相当丰厚,才把家眷由北平接到上海,全家得以团聚。

然而正当李寿民踌躇满志的壮年时期,其创作事业也进入如火如荼的鼎盛时期,却因时局的巨变而使其创作之路走到了尽头。一向风行民间的武侠类小说,似乎突然变成了洪水猛兽,“谈武侠而色变”的气氛笼罩于九州大地,图书馆也通统将其束之高阁,禁止借阅,以至于武侠类小说完全销声匿迹。这就是李寿民的大部分小说皆被腰斩、成为断尾蜻蜓的唯一原因。这是李寿民无可弥补的遗憾,也是中国文学和中国读者无可弥补的遗憾!

李寿民的最后十来年,一度暂居苏州,旋又移居北京,都是在惶恐中度过的。他虽然没有被戴上什么政治“帽子”,并前后任上海天蟾京剧团、总政京剧团、北京京剧三团的编剧及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委员,为剧团写过不少剧本,但似乎总有一种无形的巨大压力笼罩在他的头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的数十部小说似乎都变成了深重的罪孽,他所塑造的那些人物形象更像是变成了憧憧魔影,使他挥之不去。于是他把自己的作品全部付之一炬,一本不剩。这种恐惧感和负罪感,使他犹如惊弓之鸟,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这倒帮了他一个大忙,使他在那场“放长线钓大鱼”的政治阴谋中没有上钩,保持沉默,从而侥幸成为“漏网之鱼”,逃过了一劫。然而最终还是没有逃过那“批判的武器”的致命一击。1958年6月,一篇《不许还珠楼主继续放毒》的文章,便把他打成了脑溢血,虽经抢救脱险,终造成左半身偏瘫,生活无法自理,自此辗转病榻两年有余。当他口述完历史小说《杜甫》,秘书以工整的钢笔小楷记录下杜甫“穷愁潦倒,病死舟中”那一段的描写时,李寿民对妻子说:“二小姐,我也要走了。你多保重!”第三天,即

1961年2月21日,还珠楼主终于与世长辞,终年只有五十九岁,恰与一生坎坷的中国“诗圣”杜甫同寿。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二)李寿民虽然一生坎坷,结局凄惨,但他无愧于中华民族,无愧于古老的文明祖国。他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创作了总计达一千七百万字的四十部小说,还有几十个京剧剧本。他的《蜀山剑侠传》更荣登于香港和内地两个专家组评出的两个“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之上。他创造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新神魔小说,为中国小说增添了一枝璀璨的奇葩。他的小说曾为一代人所着迷,并将永世流传。

裴效维

2011年12月15日于北京蜗居

目 录

还珠楼主小传	裴效维 1
--------------	-------

第 一 回	举酒酌流光 良夜难逢 清游如绘 对枰泊野渡 神鞭御寇 群丑伏诛	1
第 二 回	苦忆心盟 宝马如龙寻旧侣 突飞神掌 佛光满地遁元凶	19
第 三 回	银汉驶孤舟 人在镜中 船真天上 暗云藏大厉 惊逢血影 喜遇真仙	30
第 四 回	潭水碧如油 玉钥金环呈宝相 桃花红似焰 兰珠芝果发奇香	43
第 五 回	美玉种灵葩 倾盖论交求大药 寒光生古洞 仙缘巧遇获藏珍	59
第 六 回	巧得干莫 古篆神碑先示偈 言寻朋好 青山碧水远闻歌	74
第 七 回	对枰试藏珍 紫电青霜森剑气 深宵寻异境 清溪明月艳桃花	88
第 八 回	涤垢浴清波 奇艳当前紫绮念 飞花呈丽景 香光如海起仙音	102
第 九 回	古洞试仙环 花貌雪肤皆恶鬼 鲜花埋艳骨 血莲翠果拥红珠	115
第 十 回	宝剑破神经 黑地狱逃恶鬼影 金刀穿玉股 红莲花拥艳尸魂	129

第 十 一 回	宝剑耀寒辉 一道长虹诛丑类 仙云封古洞 满山明月拜真人	144
第 十 二 回	苦恋双栖 多情成孽累 伤心独枕 无意入魔宫	157
第 十 三 回	一径入魔宫 镜殿春生 忽惊奇艳 双修多乐事 蓬莱路远 重话危机	171
第 十 四 回	厉啸划长空 彩气千重消黑眚 清光笼远峤 晴霄万里舞胎仙	184
第 十 五 回	旅邸夜沉冥 玉宇无声明远视 洞庭波浩渺 银河倒泻失惊湍	198
第 十 六 回	力挽狂澜 巧遇异人飞幻影 心忧前路 独寻古庙访真情	211
第 十 七 回	恩爱已成仇 犹惜余欢三日饮 时机争一瞬 多蒙蜜意两心知	225
第 十 八 回	樱口吸元精 满院红光施毒手 锦囊留素柬 一丸灵药挽沉疴	239
第 十 九 回	老蚌孕明珠 灼灼桃花腾丽彩 金霞消毒眚 森森剑气射惊虹	253
第 二 十 回	合力斩妖虫 紫电惊芒逃厉魄 无心逢劲敌 血云如焰拥魔宫	266
第二十一回	入谷访幽兰 翠浪因风散花雨 酬恩挥玉轡 魔云如焰救灵鹑	280
第二十二回	软语尽温存 蜜意如云 柔情似水 灵心生妙悟 明珠在握 与子同行	296
第二十三回	赴约忆深仇 万里长空飞比翼 救灾怜涸鲋 一川渴土涌清泉	309
第二十四回	野火起森林 匝地震光 同诛旱魃 离魂收倩女 弥天风雨 再警芳心	322

第一回

举酒酌流光 良夜难逢 清游如绘 对枰泊野渡 神鞭御寇 群丑伏诛

这是颍水初秋之夜，夏泛水涨之际，河水已快平岸。两岸垂柳毵毵，碧云满地，大半轮华月高耀天心。因是月夜，岸上沙明如雪。当地除却岸旁大片沙土，余者都是田亩。嵩洛一带，民风淳厚俭朴，附近农民早已入睡，到处静荡荡的。只有树荫残蝉偶然曳声，由月光之下飞往别枝；深草里面虫声唧唧，起伏如潮。萤火三五，明灭其间，衬得河上夜月十分清趣。

这一带本是离偃师东门二十余里的一处野渡，平常无甚舟船停泊，又当夜静无人之际，河面上水宽浪急。忽有一只小舟，长仅丈余，上坐两少年和一掌舵幼童，由上流头顺水游来。两少年一高一矮，丰神均颇英秀。幼童年约十二三，却生得猿臂蜂腰，面如冠玉，人甚英俊，穿着清华，举止也颇安详，一望而知是个世家子弟。独人儿一手掌舵，临风而立。身旁放着双桨一篙，好似还未用过，一点水渍皆无。那船看去虽小，清洁异常。两少年对坐中舱，正下围棋。棋桌旁边放着酒菜，各自手拈棋子，不时举杯对饮。拣些酒菜，连酒递与幼童，令同饮食。偶然也回顾说笑，问答几句，神态亲密，好似幼童尊长，却又不拘形迹。幼童独立船后，一面对答，一面饮食，辞色甚恭。那么洪大的急流，船又顺流而下，本应极快，不知怎的，船行甚慢。月夜泛舟，对枰畅饮，看去颇有豪情高致。两少年谈吐说笑，均极随便，带着几分滑稽，外人决看不出这长幼三人是甚路道。

隔了一会，内中一个身材矮小的笑道：“日前途中所遇那一双夫妇，真个我辈中人，可惜匆匆一见，被贼秃一打岔，便自分手。似此人中龙凤，尘海茫茫，不知可能再遇么？”身高的少年答道：“白兄，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听年前一真大师之言，好似良缘天定，日内就要应验。

你想再见的，恐不止这一双夫妇吧？”姓白的答道：“朱老弟说话老是讨厌。我已看出这兄妹三人均是异人奇士，他们行踪飘忽，令人莫测。你虽一句戏言，事出无心，如被暗中走来听去，岂不叫人轻视？”姓朱的笑道：“听你口气，足见我说得不差，否则哪有如此矛盾？你方才之言，仿佛前日一别，从此天涯，后会难期，怎又怕人家暗中走来听去？自来英雄难过美人关，休看你平日说得那么凶，一旦夙缘遇合，便愿作鸳鸯不羡仙了。凭良心说，你见了那样天人，一毫凡心也未动么？”

姓白的还未及答，幼童接口道：“朱师叔，我师父只是爱才，决无他意。”姓朱的把俊眼一瞪，笑道：“岳雯，你知道什么？以为你这句话，可讨你师父的好，可知适得其反么？一旦良缘成就，想起你今日之言，不好意思，他再疼你才怪。”岳雯笑道：“不问如何，我师父也不会怪我。”姓白的笑道：“徒儿你不知道，你朱师叔专门讨厌。自来上梁不正下梁歪。由他说去，不要理睬，他自觉无趣，便无话说了。”姓朱的笑道：“白矮兄不要假撇清，我如不是内子命薄，未嫁而死，眷言情好，怜悯平生，由此看破世情，有了山林之志。如在未遇内子以前，遇见这等美若天人、文武全才绝代佳人，也未必便会放过。”

话未说完，忽听远远马嘶之声。岳雯忙喊：“师父快听，这马嘶之声不似寻常，也许前日所遇凌侠女，是她寻来呢。”姓白的答道：“你倒想得，哪有此事？”姓朱的笑道：“可见我说得不差，连你徒弟俱都代你留心，你还赖呢。”话未说完，忽又听岳雯急喊：“师父，树后有人。”姓朱的面正对岸，船又无篷，接口笑答：“小猴儿只管掌舵，不用你管。”说时迟，那时快，船本顺流而下，这时正走到一丛大树前面，傍岸而行，就在这三人问答之间，忽听飐飐接连好几响，由一株大树后飞出好几点寒星。同时姓朱的手正拿着几枚棋子，随手一扬，便回敬过去。只听铮铮铮又是好几声过处，火星飞溅中，敌人暗器全被打落。姓白的方说：“小朱真爱糟蹋东西。你把我徒儿这副棋子打残，却要赔呢。”随听岸上有两三人同声大喝：“白谷逸、朱梅两个鼠辈，少发狂言。这三镖一箭，乃是我弟兄三人的信号，并非真要伤人。有本领的，上岸纳命，莫非还要请我们上船不成？”说时，那马蹄飞驰之声已由远而近，顺着右岸田垌坡陀之间疾驶而来。

原来舟中少年乃嵩洛间两个有名大侠：矮的一个名叫白谷逸，高

的一个名叫朱梅,本是总角至交。近数年来,因朱梅聘妻未嫁而亡,双方情爱甚厚,由此看破世情,意欲寻师学道。白谷逸与之志同道合,同隐嵩山绝顶少室峰上,人称“嵩山二友”。操舟小童岳雯,乃汤阴世族,幼丧父母,也是从小好武,身具神力,人又聪明灵秀。虽未成年,仗着乃兄岳裕精明强干,性又孝友,见兄弟虽然年幼,结客挥金,任侠仗义,不以金钱为重,人却毫不荒唐,彬彬儒雅,所交不是高人,便是名士,料定将来必有成就,不特从不禁止,并还多备金银予取予求,任其随意花用。去年,岳雯闻说嵩山二友白朱双侠不特内外功均臻绝顶,更精剑术,亲往寻访,九次才遇,费了不少心思,终以至诚坚毅,拜在白谷逸的门下。此时嵩山二友已近中年,刚把剑术学成,尚还无甚法力。二人天性滑稽,又喜济贫。岳雯拜师以后,决计相随入山,归告兄长,再三哭求。岳裕苦劝不听,终不放心,亲身往见二位异人,一谈之下,大为敬服。如非家有妻儿,二人又固执不收,几乎弟兄二人一同拜师。回去便取了不少金银,专供兄弟侍奉师长,并作济贫之用。岳雯偶然也回家来探望兄长。那船乃是岳家定制。白朱二侠本领既高,性又疾恶,所树强敌甚多。

岸上三人和另外两同党,均是关中大盗。因有一人为二侠所败,费了三年苦功,炼成两件兵刃暗器,约了弟兄同党,同来报仇。惟恐难胜,又把四川青城山金鞭崖旁门剑仙麻冠道人司太虚展转托人请来相助,尚还未到。这日黄昏,无意中闻得仇人月夜泛舟,勾动怒火,忍耐不住,夜饭后商议停当,由颍水下游沿岸寻来。为首的是弟兄三人冯泰、冯康、冯强,号称关中三虎。另外两盗党是鬼书生张湘臣、神枪小韩信谢浔。共是五人。内中只冯康吃过朱梅苦头,下余均未见过嵩山二友,自恃各有看家本领,不知对头近来学会飞剑。又自恃是麻冠道人司太虚的记名弟子,新近学会几样邪法和十三枝飞雷神枪,越发气壮,目中无人。冯氏弟兄虽见大援未来,敌人名望高大,不是好惹,因谢、张二贼直吹大气,又是司太虚门人,带有十二支神枪,再三力主。冯康想起昔年惨败受辱之事,勾动怒火,便同了来。一见二侠船到,冯康首先把新炼暗器三镖夹一弩由树后先放冷箭发将出去。不料仇人声色未动,只用几枚棋子便全打落,暗器反撞回来,人还差一点被那铁棋子所伤,不禁又惊又怒。

冯强年轻气盛，过信谢浔之言，因闻人言白、朱二侠均精水性，那船又小，动手不便，正在叫阵。白谷逸刚笑骂得一声：“无知鼠贼。”朱梅低声笑说：“白矮子先不要忙，为你挡横的人来了。”随见一匹白马，上坐一个白衣少女，看去眼熟。月光之下，宛如一团银光，电驰而至，晃眼邻近。众贼党也是该死，明知夜深荒郊野渡，这般时候怎会有此孤身少女单骑飞驰？马又快得出奇，对面舟中强敌还未打发，忽又妄起色心。

内中冯强更是色中饿鬼，见那少女单人独骑，直朝自己这面沿河骑来，不特没有戒心，反觉对方身材挺秀，另具一种美艳丰神。月光之下观看美人，本比白日要强得多，况又穿着那一身冰纨雾縠，和所骑白马从人到马，通体雪也似白，老远看过去，便觉夺目。再一邻近，越发容光照人，美艳如仙。虽然料定不是常人，色欲蒙心之下，仍误以为是江湖卖解女子，或是家居近处略会武功的少女。这等现成便宜，哪里找去？因同党五人均是能手，对头只是三个，还有一个小孩，目光到处，竟舍众人，抢上前去，便想拦住马头调戏：说好，带了上路；稍微倔强，便将人擒住，绑向树上，等到打败仇敌，再行掳走。

冯康深知对头厉害，口虽说着大话，心胆已是微怯。见兄弟舍了仇敌，冒失上前，暗骂：“畜生，这是什么时候，还想玩婆娘？胜了还好，一挫败，便加倍倒霉。”心中有气，刚喝得一声：“三弟！”说时迟，那时快，冯强与少女人马相隔只有半箭多地，人才纵起，还未落到马前，张湘臣也是色中饿鬼，在旁看出便宜，口喝：“三弟，须要春色平分。”跟踪纵起。二贼一先一后，一跃两三丈，还未到地，冯强突然怒吼，但只吼出了一半，身子一歪，刚往旁倒，少女连人带马已迎头蹿到，一声娇叱，手中马鞭随手一挥，叭的一声，连肩带背打个正着。冯强本往右倒，河在左边，相隔还有一丈多宽的沙滩，吃少女这一鞭，竟将人兜住没有倒下。再就势一抖，冯强便似断线风筝，在地上连摇晃了两下，忽然随鞭而起。吃少女鞭梢连声带起，朝左面甩跌出去，扑通一声，前半身落向水中，只剩一脚挂在河滩矮树根上，未被急流冲去。

张湘臣身在空中，瞥见冯强落地以前，先由小船后舵旁飞来一点寒星，正打中在右边脸上。同时少女马也赶到，相隔还有两三丈，左手一场，并未看清是何暗器，恰值冯强受伤张口怒吼，想似被少女暗器由

口中打进，人便歪倒。自知不妙，心中一惊，忙用手中独门兵刃铁团扇护住面门，同时身往侧闪，以免身在空中无法收势，被敌人打中五官要害。就这身形微偏之际，冯强已被长鞭兜起，打落水中，少女马头已由身旁对面错过。心还自负平日练就极好轻功，身已凌空，竟能施展这风扬落花，偏燕穿帘的解数，避开正面来势，还可卸去敌人直劲，就势施展独门三十六手铁团扇，反打伤敌。因是天性好色，百忙中已看出冯强前半身落水，任凭急浪冲刷，不见动转，也未出声，分明已遭惨死，仍不舍先前妄念。身往下落，反手一铁扇，待向马股打去，准备打断马腿，生擒少女，快了淫欲，再打报仇主意。谁知死星照命，脚才沾地，手中铁扇刚一用力，叭的一声，被少女回手一长鞭横扫过来，由后背扫向前胸，打个正着。觉着前胸肋骨被打断了好几根，当时奇痛攻心，眼前一黑，一声急叫，待用铁扇招架。少女马鞭也不知何物所制，约有七尺，不算甚长，不知怎的，打在人身，竟比钢铁还坚。这还不说，最厉害的是能刚能柔，好似具有灵性，只一打中，身子便被搭紧缠牢，一任奋力挣扎，休想挣脱。张贼本就痛得彻骨钻心，神志昏迷，惊悸忘魂中，再用手中铁团扇一挡，没有挡开。刚暗道一声：“不好！”也和冯强一样，被少女扬鞭一抖，将人兜起，这一次甩得更高，也更显出少女的惊人神力。竟由右侧相隔河岸两丈多的沙地上把人兜起，由人马头上越过，甩向河中。

事也真巧，冯强原是先被岳雯一粒铁莲子打中右脚，负痛怒吼，把嘴一张，正赶少女飞马而来，扬手一梅花针，打中咽喉要害，当时惨死，所以只吼了半声。这时左脚挂在河边矮树桩上，水流太急，本快冲走。张湘臣恰好甩在上面，叭叭一声，矮树立被压折。张贼重创之余，本就难保活命，哪里再禁得起一甩一压，伤痛昏迷中不及闪避，双目又被树枝扎下，痛急怒吼。还想挣起，再一用力，于是连人带断树，一同坠入河中。二贼一个已死，一个重伤残废，本就难于活命，再吃几个浪头一打，立随急流冲去。这原是瞬息间事，共总不过两句话的工夫，二贼相继惨死。

冯康先只觉着兄弟冒失，强敌当前，如何还起色心，无故惹事？后见张贼也跟了去，又见少女月光之下美如天人，也自有些心动。觉着现成便宜，人果真美，难怪动心。念头一转，喊了一声，便未上前。另